

shiwenbooks

BURYING THE BONES
Pearl Buck in China



赛珍珠在中国

[英] 希拉里·斯波林/著 张秀旭 靳晓莲/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shiwenbooks

BURYING THE BONES
PEARL BUCK IN CHINA



赛珍珠在中国

□中国大陆中文简体字版出版 © 2011 重庆出版社
□全球中文简体字版版权为世文出版(中国)有限公司所有

版贸核渝字(2010)第 22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赛珍珠在中国/(英)斯波林(Spurling,H.)著;张秀旭,靳晓莲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2011.1

ISBN 978-7-229-01270-0

I. ①赛… II. ①斯… ②张… ③靳… III. ①赛珍珠(1892~1973)—生平
事迹 IV. ①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6898 号

赛珍珠在中国

SAI ZHEN ZHU ZAI ZHONG GUO

[英] 希拉里·斯波林 / 著

张秀旭 靳晓莲 / 译

出版人:罗小卫

策划: 华章同人

特约策划:百世文库 shiwenbooks

责任编辑:王 水

特约编辑:李明辉 王 瑜

封面设计:阿 元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三 河 市 祥 达 印 装 厂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65584936 010-84831086

E-MAIL: haiwaibu007@163.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3.5 字数:200 千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仅限在中国大陆销售!)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鬼魂家庭	3
第二章 双重焦点	27
第三章 灵魂与肉体	55
第四章 玩偶之家	71
第五章 中式思维	99
第六章 小说之镜	129
第七章 傲慢的腐气	157
后记 纸人	185
参考资料及致谢	203
参考资料说明	207

前 言

我记得小时候看过的第一本书是《邻家的中国儿童》(*The Chinese Children Next Door*)。这部小说讲了一户人家有六个小女孩,她们扎着小辫子,脸蛋红扑扑的。这家人曾经盼着生一个男孩,后来也不抱什么希望了。然而有一天他们的愿望实现了:老天爷显灵,第七个孩子是男孩儿——一个需要他的姐姐们精心服侍的小宝贝。很多年以后,我又一次在赛珍珠的自传中读到这个故事。原来赛珍珠从她童年的记忆中,抽出这段真实的经历,编写成一则儿童寓言。这则故事非常荒诞可笑,以至于当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把它读给病床上的圣雄甘地时,甘地听得哈哈大笑。作为寓言,它的魅力在于夸张地表现了故事背后隐藏着的贫穷、厌女症和溺杀女婴的事实。第一次用成年人的眼光来品味这个故事,我意识到它简直就是我的母亲童年生活的写照。母亲对我说,她是不受待见的六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她出生后,她的母亲——我的外祖母——气得背过身去直看墙。两年后外祖母生了儿子,在外祖母眼中这才算是后继有人。我从小就在心里记住了《邻家的中国儿童》,可能是因为故事中的温暖和乐观的氛围令人感到欣慰,使母亲的过去更容易让人接受。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故事的作者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现在我了解到赛珍珠根据年长她很多岁的姐姐写了那个故事。赛珍珠的父母收养了一个中国女孩并视若己出,这个女孩是赛珍珠的义姐,她的两个大女儿和赛珍珠年纪相仿,但是她们在家中不受欢迎。更糟糕的是,这两个女孩的母亲因为连生了六个女孩而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然而,在赛珍珠的描写中丝毫看不出这种苦痛的积淀。她小时候在中国的小城镇上跑来跑去,常常看到野狗以荒地上的婴孩尸体为食,也经常在她家附近的山脚

下遇见被吃了一半的尸体残骸。她尽力掩埋这些残骸,正如她要掩埋在大街上被人骂作“小洋鬼子”的记忆,生命中躲避兵灾的记忆,邻居中不时有新媳妇不堪卖身为奴而上吊自尽的记忆。这种表达上的矛盾性——言明的部分和需要揣摩才能理解的部分之间的“真空”——是本书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章

鬼魂家庭

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出生在一个“鬼魂出没的家庭”，在七个孩子中，她排行老五。当她回忆起童年时，脑中浮现的情形是家中一大群孩子尾随着母亲，听她唱歌，求她讲故事。赛珍珠这样描写坐在位于长江边上的家中的游廊上听故事的美好日子：“我们望着稻田和农家的茅草屋顶，远处的小塔和山脚下的竹子似乎长在了一起。但是呈现在我们的眼中的是另外的东西。”她们看见的是美国，那儿有她们的故乡，新奇的、像梦境一般的、从没有涉足过的故乡。在赛珍珠的童年记忆里，她的兄弟姐妹的形象是模糊不清的。她的两个姐姐莫德和伊迪丝，还有哥哥阿瑟，在六年之内相继死于痢疾、霍乱和疟疾。赛珍珠出生时大哥埃德加十岁，他教赛珍珠学走路，但是一两年之后他也离开了（被送回美国读书，兄妹再见面时埃德加已经是二十岁的小伙子了）。埃德加走后，刚出生的弟弟克莱德取代了他的位置，但是赛珍珠需要一个年龄相仿的玩伴。早夭的兄弟姐妹们和她一起生活在房子里，她说，“他们三个在我出生前就夭折了，真的是走得太早了，但是我感觉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所有中国人都相信家中可能有充满恶意的冤魂怨鬼出没。要想消灾解难，需要给这些鬼魂烧些纸人或者其他纸做的物件。小时候，每当赛珍珠晚上躺在床上时，总

听见一些妇女在大街上为她们死去的或将死的孩子叫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更像一个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我先学会说中国话,而且说得更流利,”她说,“如果说美国是梦中的国度,那么现实中我生活在亚洲……那段时期我并不认为自己是白种人。”她的伙伴管她叫“赛珍珠”(Pearl 的中文意思是珍珠),把她看做是他们中的一员。她随意出入伙伴的家里,从而可以听到他们的母亲和阿姨坦率而详细地谈论她们的困境,以至于她有时候认为应该是她的传教士父母而不是她,在面对死亡、性别和暴力的威胁时应受到保护,因为父母们要面对的更多。

赛珍珠热衷于参加当地人的葬礼。在她家围墙外面的山上,送葬的人很多,人声鼎沸,每个人都很兴奋。杀鸡,烧纸人,赛珍珠很快投入到这种仪式中。葬礼上有人造谣说洋人用小孩子的眼睛做治疗疟疾的药片,“‘你说的不是真的。’我善意地纠正他的话……这时候总是安静得令人不知所措。他们能不能理解我说的话?人们议论纷纷。他们听得懂,但是他们不相信自己听懂了。”这个美国小女孩就像突然出现的幽灵。她蹲在草丛中,说地道的中国话,跟其他外国人完全不同,与其说邪性倒不如说是神奇。曾经有一个老妇人大喊大叫,她坚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因为她听懂了西洋魔鬼的语言。赛珍珠尽最大的努力消除人们的误会,一旦送葬的人从惊恐中恢复过来,她还要尽可能回答无休无止的——有关她的衣服、外貌、父母、他们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等问题。她说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同别人有些不同是在 1897 年的新年。那时候她四岁半,长着一双蓝色的眼睛,一头浓密的金发很长,连崭新的饰有金佛的红帽子也戴不上了。“我们为什么要把头发包起来?”她问她的中国奶妈。奶妈解释说黑色的头发和眼睛才是正常的。(“看起来没有人样,这头发。”)

赛珍珠从后门溜出去,在房子后面的草地上跑来跑去。草地上到处是高高隆起的坟堆。她有时候一个人,有时候和伙伴们一起爬上坟头再滑下来,或者站在坟头上放风筝。“我们在绿荫下荡秋千,玩过家家。”赛珍珠父母的一位美国朋友来她家做客时,抱怨说赛家住在坟地里,这让赛珍珠很困惑。(马克·吐温在评论中国时写道:“中华帝国是一块蕴含极大能量的巨大墓地,从帝国的中心到边疆,层峦叠嶂里筑满了坟茔。”)在赛珍珠童年生活的这个国度里,祖宗和棺材是人们生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她伙伴的家中停放着厚重的寿棺,它们已经打好,只等主人享用。在田地里或者运河岸边,等待下葬的棺材被放置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的时间。对农家小户来说,这

些是值得骄傲和满足的事情。他们世代在同一块土地上挥洒他们的汗水,浇施他们的粪便,最后埋葬他们的躯体。

赛珍珠有时候会在草丛中发现一些残缺的四肢和手掌的骨头……骨骼看起来很小,她知道这些都是死婴的尸骨……她从来没想到要给别人说什么。相反,她强压心中的厌恶,用自己想象的仪式掩埋见到的尸骨。她把阴森可怕的骨头插到坟墓的裂缝中,或者在地上挖一个小坑把骨头埋掉。当别的小女孩玩泥巴的时候,赛珍珠在修筑微型的坟墓。她把坟堆夯实,用鲜花和卵石装饰她的“杰作”。为了便于收集尸骨,她随身带着网兜、尖头棒子或者中间夹着石子的开叉的竹棍,为的是驱赶半路上的野狗。她从来没有告诉母亲她为什么讨厌一大群觅食的野狗,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她要模仿中国伙伴的强迫性动作——无论什么时候看到当兵的走过来都跑得远远的躲起来。但是无论如何,前者的原因更加无从得知。

士兵驻扎在城外山上围着土墙的堡垒里。他们烧杀抢掠,跟土匪没有区别。中央政府软弱无能,各地军阀尾大不掉,都忙着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被斩的首级高高地悬挂在城门上,譬如说赛家所住的镇江城。赛珍珠在庙会上看戏班子演出的中国历朝旧事,或者听说书人说书,此外她还央求别人给她讲故事,所有的故事都跟农村的生活没有本质的不同。赛家的厨师行动灵巧,肢体语言很丰富,就像是中国的弗雷德·阿斯泰尔(美国舞蹈家,电影明星——译者注)。为了让大家闲暇时有所消遣,这位厨师从一家私人图书馆拿来故事书给守门人、王阿妈和赛珍珠看,当然这些书只有他自己看得懂。这是赛珍珠第一次接触中国古代小说,有《白蛇传》、《红楼梦》和《水浒传》。这些小说高超的叙事技巧、精彩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使她后来的小说创作获益良多。

赛珍珠的保姆王阿妈似乎有讲不完的神话故事。故事中的神仙或者鬼怪住在树上、石头中和云彩里;故事中有海龙王、河龙王,还有当地的龙王被压在远处山上的塔下面。塔下的龙王蠢蠢欲动,总想找机会逃出来祸害百姓。他们住在神仙住的地方,能施法术、念咒语、打仗惊天动地。他们的兵器是“精巧的宝剑,小到能够藏在耳朵里或者眼角,拿出来能够变长而且锋利无比”。然而,尽管赛珍珠那时候还很小,她也喜欢王阿妈讲一些更接近事实的故事。她缠住王阿妈讲她自己小时候的事,讲她如何出落得完美无瑕,瓷白色的肌肤、修长的眉毛、长及膝盖的乌亮的辫子和三寸金

莲。为了防备掳掠成性的士兵,她很早就出嫁了。三四十年后赛珍珠再一次见到王阿妈,她眼前的老太太满脸皱纹,牙齿几乎掉光了(王阿妈有一回从地窖的楼梯跌下来,摔得只剩两颗牙齿,赛家的孩子们还幸灾乐祸地笑),头发稀疏,眼袋下垂,下嘴唇向外凸出。她很严厉,但是心地善良,值得信赖。她让人感到温暖和安全,是家里唯一给赛珍珠拥抱的人,哄孩子时,她是唯一把孩子们抱到她的腿上和床上的人。

王阿妈原是扬州一个家境殷实的小商人的女儿。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导致至少两千万中国人死亡,王阿妈的家人也没能幸免。因为她的父母、公婆、丈夫惨遭杀戮,她也随之失去了生活的依靠,被迫沦落风尘,直到赛珍珠的母亲雇佣她照看小孩(在其他传教士家庭,这是一份报酬很低的工作)。年轻时候九死一生的经历造成的创伤常常隐隐作痛,她记得太平军杀过来时,她被别人用绳子系起来放到一个干涸的井里从而逃过一劫。后来她到附近的佛塔避难,佛塔被烧,塔里的和尚全被烧死。赛珍珠反复询问人被烧时是什么味道,中国人和白人的味道是不是不一样,王阿妈很肯定地回答说白人的肉更粗糙,更没味道,但是水分更多,“因为你们洗漱太勤了”。

就连当时痛苦的缠脚经历,经过她的描述听起来也有点悲壮的味道。据王阿妈讲,她从三岁开始缠脚,她的父亲让她一个人睡在灶房里,以免她晚上的哭声搅扰大家睡觉。赛珍珠吵着要看她的小脚,她经不住央求,就脱掉布鞋和白袜子,解去裹脚布(女人就是在床上也要缠着裹脚布),露出无数男人梦寐以求的“三寸金莲”。就像是系有铁球的脚链,裹脚强化了女人被支配的地位。赛珍珠看到的是畸形的骨头和乌青色的肉,脚跟和脚趾被挤向脚背,只有大脚趾没有变形。当赛珍珠亲眼目睹了很多像她母亲那一辈的人强迫自己的女儿缠脚之后,她一度怀疑要是自己受不了缠脚的苦就会找不到婆家。她看着王阿妈把裹脚布缠上,没有说一句话。用想象的力量掩饰、包容或者承受那些丑陋得无法直接面对的事物,这是赛珍珠受到的最早的训练之一,而她在山脚下发现尸骨残骸是同样性质的训练。赛珍珠后来成为一位非常成功的浪漫主义畅销书作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感触到苦难的、不被人察觉的现实;她的作品那么深入人心,是因为她的笔端经常暗自流露出痛苦和忧伤而丝毫不显矫揉造作。

另一位经常给小赛珍珠讲故事的人是她的母亲。母亲常常给她的孩子们描述她在西弗吉尼亚州度过的迷人的、田园诗般的童年生活:“有一个地方叫家乡,那儿整

洁的草地上满是苹果，鲜红的浆果挂满枝头，院子没有围墙，水很干净，可以直接喝，不用烧开和过滤。”在母亲的回忆中，赛珍珠在头脑中形成了最初的美国形象：自由、开放，没有疾病、腐败、不公和贪欲。（赛珍珠干巴巴地写道：“有些描述是不可靠的，历经了幻想的破灭后，我成熟了。”）赛珍珠的母族从荷兰移民到弗吉尼亚州，在美国内战前一直居住在谢南多厄河谷（Shenandoah Valley）西六十英里的村庄里。谢南多厄河谷是南北交通要道，南方军无论是袭击华盛顿还是向里士满运送物资都需要通过这个“走廊”。残酷的战争打了四年，直到北方军胜利，但河谷早变成了一片荒野，房屋、牲畜、庄稼全被毁了。战争开始的时候，赛珍珠的母亲只有五岁。她的家乡处在战争前沿，被南北军交替占领，所以不时有饿着肚子的双方士兵在扫荡。她像王阿妈一样粗略地讲述了自己九死一生的经历，蓝灰色的骑兵纵马驰骋，让她的小听众们在走廊尽头的小塔和竹园外又多了几分想象。

赛珍珠的母亲凯丽·赛登斯特里克（Caroline Sydenstricker）曾经讲过初到中国时经受过的挫折和危险。她和新婚的丈夫踏上了开往东方的轮船，她对未来充满了期望，至于成为传教士将意味着什么，她并不是很清楚。对她来说，未来意味着操持家务，抚养越来越多的孩子。家里空间很小，生活很不方便。他们的邻居都是穷人，而且整个城市的人对他们不是很友善。丈夫忙着到新的地区发展教徒，他终生受到一种使命的召唤与驱使，那就是拯救众多的异教徒。他认为这些异教徒和他一样，所处的位置和地狱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这种想法就像是无解方程一样占据着他的大脑，让他为之疯狂、恐惧。赛登斯特里克夫妇1880年秋天第一次抵达上海。他们加入南长老会，使南长老会的传教士达到了十二名。在主要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有少量的传教点，广大的内陆地区似乎有待他们去传播福音。七年之后，赛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成功说服对外传教委员会（全美长老会对外传教委员会）同意他一个人去人口稠密的苏北地区传教。他把传教点设在上海北部约三百英里的清江浦（今淮安地区——译者注）。清江浦靠近京杭大运河，之前还没有传教士到过那里。赛珍珠后来回忆说，“他来到一个足有得克萨斯州那么大的地方，那里的人从没有听过福音。对于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很兴奋。”当地人对他的传教消极抵抗，但更多的时候是明确的反对。他到乡间去布道，人们在他经过的时候用棍子和石头攻击他，所以回到家时赛兆祥的衣服早被撕破，浑身上下都是淤青。后来一位年轻的

同事被派来协助他工作,据说是因为三年来他没有成功地说服一个当地人入教。赛兆祥被发展教徒的数字任务压着,所以花在传教路上的时间越来越多。

妻子很早就习惯了丈夫不在身边的日子。她后来给孩子们讲过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那是在1889年的8月份,清江浦地区酷暑难耐,田里的稻子因为干旱快要枯死了。一伙农夫在半夜的时候闯入赛珍珠家里,他们把前所未有的大旱归咎于外国人的到来触怒了当地的神灵。他们聚集在赛珍珠家的窗户下面,嘀嘀咕咕商量着要杀死他们一家。当时除了凯丽外,家里只有王阿妈和孩子们(三个孩子分别是八岁的埃德加,四岁的伊迪丝和几个月大的阿瑟)。门外被一群愤怒的人围着,距离最近的白人居住点有一百英里,她们无法向别人求助,也没有时间给外出的丈夫报信。凯丽临危不惧,她和佣人一起打扫房间,烤制糕点,拿出最好的茶具和茶叶招待大家。当这些不速之客在深夜闯进来的时候,他们发现大门敞开,灯光照射着这个温馨的美国家庭,三个孩子都醒着,坐在母亲的腿上安静地做游戏。这个离奇的故事因为有着美好的结局从而变成了一段家族的传说:事件的主谋被他眼前的场景感动了,他后悔自己起了害人之心,所以在喝了一杯茶之后就带着人离开了。在当天晚上,好像老天也被感动了,天下起了雨。

诸如此类的经历流传下来,形成了像民间传说一样的家族史诗的一部分。这些故事被糅合、混淆和反复讲述,所以赛珍珠和她妹妹格蕾丝对于故事中的精彩之处了然于胸。后来姐妹两个都写过并发表了这些故事,故事中她们的母亲被形容成机智勇敢、意志力坚强的女性。但是光鲜的形象掩盖着凯丽生活中理想难以实现、希望被扼杀、光阴虚度的现实。凯丽肯定还有其他故事,但是她没有讲过。在清江浦,她开过女子诊所,也教过女孩子识字,还为她们的母亲提供过安慰和切实可行的建议。后来孩子们能听懂她们的谈话,她们听到中国妇女用急促、紧张的语气向凯丽解释她们遇到的问题。赛珍珠说这是小说家成长的最理想的环境。

在赛珍珠的后半生,她作为一名公众人物,全力投入到当时轰轰烈烈的事业中:争取妇女权利、公民权利、黑人权利,并为残疾儿童和被父母抛弃的混血儿童争取权利。作为一名作家,她从不同角度反复讲述着母亲的故事,无论是在她的各种回忆录中,还是在她的父亲和母亲的传记中。赛珍珠在《异邦客》和其他著作中对母亲凯丽的困境做了透彻、坦诚、敏锐的分析。在女儿的小说中,字里行间都回荡着母亲的声音。

音,有时候是温和的、悲伤的、认命的声音,有时候是愤怒和意欲报复的声音。赛珍珠在六十岁的时候发表的小说《家声》讲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一个很爱幻想的女孩子,很聪明但是早熟,本来能够当上作家,最终却变成了残暴的疯子和杀人犯。这部小说中除了主人公(作者的化身)形象丰满外,其他人物都是扁平的。作者说这本书的“声音”是她的“两个自我”终于合二为一,不仅是她的美国人格和中国人格的融合,而且是外在自我和内在自我、理性与本能的融合。冷静、聪明的旁观者的讲述表达了作者性格中的两个方面,而永不向现实妥协的女主人公最终着了魔。“人们曾经说着魔,但是世间哪有魔鬼……除非将梦中否认的精力倒转过来。”

赛珍珠很清楚她的大多数晚年作品文学价值很低,她理解评论家为什么排斥大众通俗读物,为什么说它们是垃圾。“但是我不能抵制,我经常读通俗小说。大多数人读的正是这些作品。”她一开始是写给自己看的,当她的书在图书市场很畅销的时候,她真的很吃惊。她很快适应了这种情况,不断地为杂志写故事,从而与她的读者保持了密切的关系。“人们不应该排斥一份拥有三百万读者群的杂志……如果一部文学作品有三百万人读过,那是很不寻常的事情。不是文学品味而是别的东西带给读者满足感。”1931年赛珍珠的《大地》出版后不断再版发行,到今天为止在世界范围内售出数千万本。

事实上赛珍珠在今天被遗忘了。她在女权运动中没有位置,而她的小说在美国文学地图中被抹去了。在中国大陆她的作品很特别,因为它们真实地描述了农村底层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而与赛珍珠同时代的中国作家忽视了这种题材。解放后,赛珍珠的书被列为禁书。《纽约时报》最近发表一篇评论文章,其中指出“赛珍珠的作品,在中国受尊崇但读不到,在美国读得到却不被尊崇。”两种观点可以重新融合一下。《大地》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部分原因是它描写的景象,部分原因是它具有大部分同类书籍所没有的可读性。赛珍珠凭借这本书获得普利策奖,并成为首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到目前为止,仅有两位美国女作家获此殊荣。在她那个时代,无论是政治领袖还是办公室的清洁工,每个人都读她的小说。罗斯福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是她的朋友,亨利·马蒂斯说赛珍珠最能了解他的想法,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把她的《邻家的中国儿童》大声地读给圣雄甘地听。本书旨在重新回顾赛珍珠早年的经历是如何孕育出她神奇的想象力(所有真正成功的作家都具有这种

想象力),并探究深藏在这种想象力之中的记忆与梦想。

1892年6月26日,赛珍珠降生到这个家庭,当时她落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外祖母家。英文名字是 Pearl Comfort Sydenstricker,中文译作珀尔·康福特·赛登斯特里克。当时她的父母从中国返回美国休探亲假,而之前孩子相继夭折几乎毁了他们的家庭。在凯丽接待了村民的深夜造访一年之后,她最小的儿子阿瑟死于霍乱。阿瑟身体一直很虚弱,在他父亲从北方赶回家的前一天去世。阿瑟被装殓在一个密封的棺材里,用船经运河运到上海,葬在姐姐莫德的身边做伴。在上海,凯丽和女儿伊迪丝都被传染上了霍乱,伊迪丝没能挺过去,她于1890年9月5日,也就是哥哥阿瑟死后的两个星期,也夭折了。当医生们在救治凯丽时,赛兆祥负责照看女儿。他之前一直压抑着那种试图将他吞噬的情绪,但是此刻再也控制不住了。他常常回忆说:“我们生活在悲伤之中。”前后加起来,他在《教务杂志》写了二三十年的文章,然而那年秋天的一篇文章是他唯一的一次个人情感的流露:“尽管把药都用遍了,很多家庭还是遭受着丧亲之痛。”凯丽就剩下一口气,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她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刚刚发生的事情。半个世纪之后她的女儿格蕾丝写道:“两个孩子相继夭折,间隔的时间如此之短,这几乎使母亲精神崩溃。”

赛兆祥和凯丽慢慢从痛苦的煎熬中走出来,彼此都指责对方的不是。凯丽每年都很害怕过酷热的夏季。每到夏天,城里传染病多起来,池塘边和河边蚊虫横飞,成片的苍蝇聚集在用作肥料的粪堆上。凯丽恳求丈夫带孩子们去海边或者山上避暑,但是赛兆祥不同意。“我原本不该听他的,”凯丽在谈到早前受到的打击时说,“可是我总是服从他。”既然她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她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回家。医生警告说凯丽的精神处在崩溃的边缘,她丈夫勉强同意陪她休假。他们绕道欧洲回到美国,不时停下来游览沿途名胜古迹。赛珍珠这样描述踏上漫长归途的父亲:“他像系着铁链的好斗的狮子一样在欧洲闲逛着。”赛兆祥一直坚信他妻子能够把异教徒国度对天启福音的强烈需要,看得比个人的艰难困苦更重要。二十年后他不无沮丧地感叹:“那些天我从没看到过她的态度如此坚决,如此不可理喻。无论我怎么说都没法让她回心转意。”

这趟返乡之旅对夫妻双方来说都有点灰头土脸。当年凯丽曾经是一个美丽可爱、追求幸福的女孩子。她嫁给西弗吉尼亚州离家不远的希尔斯伯罗地区一个牧师家的大儿子,那位年轻人很虔诚,当时正准备去中国传教。凯丽说她母亲临终前她在病床边发誓说要把她一生奉献给上帝,尽管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她坚持遵守誓言。她离开的十年中生四个孩子,只有最大的孩子活了下来。现在她回来了,身心都受到伤害。赛兆祥夫妇回家十八个月后赛珍珠降生了。她中间的名字是康福特(Comfort),表明她的出生对父母来说是莫大的安慰。但是这同样意味着她母亲的失败,因为她最终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婚姻对她来说就是无期徒刑,“如同死亡一样无法逃避”。她不得不返回那个她已经畏惧并且开始憎恨的国度。“难道三个孩子的死都是上帝对她的考验……?”赛珍珠在《异邦客》中用阴郁的笔调写道,“她很伤心,但是她接受上帝的考验。”

凯丽怀孕后,赛兆祥已经申请延长了一年的休假,现在他迫不及待地想回去。在中国传教十年,据他自己估算,发展了十名教徒,还有成千上万的人等着他去宣讲福音。但是再过二十年他却没有这么乐观了。“我们根本不可能给这么多人布道,”他失望地写道,“中国人太多了。”人口无限制地增长的问题困扰着他。城里的年轻人迅速增多,就像从外地移居过来一样,“然后他们的位置又被嘻嘻哈哈半大的孩子所取代。”赛兆祥饱含感情地记述了噩梦般的情景,“我们面对着大量的异教徒,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多……异教主义的恶习依旧存在并且很猖獗……根深蒂固的黑暗和愚昧,以各种丑恶形式存在的罪恶,深入人心的世俗主义和无可救药的偶像崇拜。”

1893年1月,赛兆祥全家返回位于清江浦的传教点。此时赛兆祥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顽固不化的异教徒,而是与传教士同事间的矛盾。在他回美国休假的前一年,年轻的詹姆斯·格雷厄姆被派来协助他传教。赛兆祥离开的两年里,这位年轻人不仅住在他们的房子里,还把他们的东西堆放在厢房里。赛兆祥回来后发现自己的书籍发霉了,连书橱也生了虫。两年中赛兆祥的传教工作也被仔细地审察,而詹姆斯·格雷厄姆牧师此刻看起来很像是一位篡权者。他在传教士会议上指出赛兆祥传教工作的缺点,会后大家决定用委婉的方式暗示赛兆祥离开。赛兆祥却认为这个结果肯定了他的工作,他作为“福音传播者”还是成功的。赛兆祥重新占有他原来的房子,把家人安置进去后立即动身赶往新的传教点。他带领两名新的助手,乘坐骡车来到清江浦西七十五

英里的江苏宿迁。宿迁是传教的处女地,属于贫穷的黄泛区。赛兆祥的传教基地是一排用茅草和土坯建造的房子,位于幅员辽阔、人烟稠密的黄泛区的边缘。他打算建立以传教基地为中心、能够辐射周边传教点的传教网络,同时尽可能远离上级传教组织。在赛兆祥眼中,上级组织从不征求他的看法而制定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计划。

赛兆祥的离开为赛珍珠的童年生活设定了基本模式。对于幼小的赛珍珠来说,父亲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遥远的。如果不外出拯救别人的灵魂,他也会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所以说即使生活在同一幢房子里,父亲似乎从来没有融入家庭。赛珍珠说父亲不在家的日子,大家都感到很轻松:“孩子对我父亲来说仅仅是发生在他身上的意外。”她的妹妹认为这种周期性的分别给大家的是如释重负的感觉:“父亲开始了北上的旅途,他的心中满是兴奋和希望。”赛珍珠在清江浦度过的岁月里,凯丽是家庭世界的中心,她还在家里开辟出一个花园。当时,体面的中国妇女都不上街,如果传教士的妻子单独外出就有可能被咒骂或者吐口水。很多年后有两对美国夫妇试图在距宿迁西北八十英里的徐州府建立传教点,据说他们的妻子半年都不敢迈出自家大门,尽管两家相距不过几百米,也不敢到对方那里去串门。透过花园的木门下的缝隙,年幼的赛珍珠唯一能够看到的是高高的围墙外来来往往的脚步。

在赛珍珠的印象中这段日子是欢乐、安定的。阳光洒落在花园里,照进凯丽随便收拾过的屋子里(赛珍珠后来也是这样做的)。敞开窗户让阳光和新鲜的空气透进来,墙壁被粉刷一新,地板上面铺着草垫,出门前一定把椭圆形的桌子擦干净,造型简单的藤椅,到处都是鲜花。凯丽种下一株白玫瑰,是从美国家中的门廊上移植过来的。为了不让孩子们偷看不该看到的东西,她在屋里拉起了镶褶边的帘子。埃德加早在七岁时就开始阅读狄更斯、萨克雷和司各特的作品,他此时正在创作小说和编辑周报。周报的文章在一个很小的出版机构发表,读者是散居在各个传教社区的传教士。凯丽在结婚前曾经当过教师,现在她每天早上教授埃德加一些基础课程,比如说绘画、唱歌、拉小提琴,这对她来说意味着休息和希望。到这一年的岁末,凯丽又一次怀孕了。

王阿妈教赛珍珠学说话,给她喂饭、洗澡、穿衣,哼唱歌曲哄她睡觉,教她猜谜和儿歌。在赛珍珠出生后第二年的夏天,她母亲患了严重的痢疾,在病床上躺了三个月,吃一点儿食物就上吐下泻。凯丽挣扎着给孩子喂奶,但是她太虚弱了,连看一眼孩子们的劲儿都没有。当母亲只能从病床上盯着赛珍珠看时,她还记得每天两次“去

别人家玩,去白人的房间里”。王阿妈给她穿上一件洁白的细洋纱长衫,下身是一件衬裙,脚上穿着皮鞋。她把她的长头发绾成黄色的大卷盘到头顶。但是大多数时候赛珍珠都穿着中式罩衫、裤子和布鞋。与赛兆祥感觉不一样的是,她穿上这些衣服后感觉很舒服(她父亲强迫自己打扮得像个中国人以便于更好地接近他们,但是他一直不习惯穿宽大的马褂。马褂套在他修长的身体上松松垮垮,还只能踱着步子而不是迈开大步走路。)

赛珍珠是幸运的,她没有穿过紧身的衣服,也没有受制于父母严厉的家教,反而得到了家中佣人的宠爱。在厨房里,保姆、厨师、男仆或者任何来串门的人都陪她嬉戏,给她讲故事听。他们从集市上给她买回来风筝、竹哨、糖果。王阿妈怀里揣着鸡蛋,等鸡蛋孵成小鸡后,赛珍珠总把小手伸进王阿妈的怀里抚摸它们。穷人吃的饭菜很简单,但是味道很美。在王阿妈那里,赛珍珠喜欢上中国饮食:糙米粥、咸鱼、腌肉、腌芥菜、酸白菜、豆腐、锅巴和汤。在赛珍珠看来,中国永远像家一般舒适。在人生的暮年她感到孤独和挫折,但是记忆中童年的时光永远是美好的,就像美国留给她母亲的童年美好回忆一样。她甚至喜欢闷热、多雨的夏天,尽管凯丽很讨厌夏天。秋天是收获稻子的季节,阳光不再刺眼,所有的东西都变得朦胧、柔和起来。赛珍珠对此的描写像催眠师口中的咒语一般:“成片的竹林像青纱一样随风舞动,运河的河水在低矮的青山脚下静静地流淌,蜿蜒曲折,水光粼粼。茅草屋顶将小村庄染成棕褐色……打谷场上连枷慢腾腾地敲着刚刚收获的稻谷,连枷声时断时续,让人昏昏欲睡……湛蓝的天空下是金色的稻田,稻子收割后,成群结队的白鹅忙着寻找散落的谷粒……真是甜美的秋收景象。”

在1894年夏季最炎热的一天,赛珍珠的父亲回家宣布说他们又要搬家了。赛兆祥去世后,赛珍珠写道:“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对父亲的印象就是不停地搬来搬去”。每年这段时间凯丽的脾气总是很大,因为漫长的夏季里她失去了三个孩子。此时她已经有八个月的身孕了,而且由于长时间患病,身体也没有恢复,走路摇摇晃晃。她很不情愿地收拾行李,和全家人坐上马车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这个地方的人强烈反对外国人的到来,以至于赛兆祥几乎用了两年的时间才租到合适的住处。当时甲午中日战争刚刚爆发不久,中国人加深了对洋人的疑惧,他们不分种族和肤色地把西方人和日本人看做一丘之貉。赛兆祥高高瘦瘦,金发碧眼,络腮胡子。中国乡